

川海文心

寻姿觅影话苏绣

■程应峰

26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一位聪颖漂亮的苏州姑娘，沉浸在美好生活的怀想里，柔情万千地赶制好了一件嫁衣。一阵清风透过窗棂，欢快的烛火窜了一窜，与嫁衣有了一吻之交，留下了一个不太雅致的洞记。姑娘急中生智，用彩绒在破洞处绣了一朵小花。如此一来，嫁衣穿在身上反而教人益显娇俏、秀美。此后，周边爱美的女孩便仿而效之，在衣服上柔情蜜意、遐思飞舞地绣起各色花卉、活物来。自此，苏绣便有了缘起。

刺绣，是需要耐得住性子的活计，这正切合了苏州女子的性情和特点：沉静柔和，心灵手巧，善于“慢工出细活”。就这样，姿影婀娜的苏绣——那一件件精细雅洁、形象逼真的手工艺品，在苏州女子的传承里，已然成为流光开合间，至性至美的延伸和牵挂。江南，本就土地肥沃、气候温和，蚕桑业发达，盛产丝绸，自古就是锦绣之乡。优越的地理环境，绚丽丰富的锦缎，五光十色的花线，让苏绣在苏州女子温婉的情愫中、在得天独厚条件的滋养里，日益多姿多彩。

据考证，汉代就有了服饰刺绣，新兴商贾衣着华美的苏绣绣服，公然与封建统治阶层分庭抗礼。而从三国时期的“绣万国于一锦”，到宋朝的“针如发细，设色精妙，光彩夺目”，再到明清时期的“以针作画，巧夺天工”，绣工之细、绣活之精、绣艺之透，与时俱进，实在是无

可比拟、妙不可言。

朝代更迭，苏绣繁衍，名手竞秀，流派纷呈。古时，历朝历代皇室享用的大量绣品，大抵都出于苏绣艺人之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苏州民间刺绣益发丰富多彩，服饰、戏衣、被面、枕袋帐幔、靠垫、鞋面、香包、扇袋等生活用品，不仅针法多样、绣工精细、配色秀雅，而且图案花纹含有喜庆、长寿、吉祥之意，深受人们喜爱。更有高雅入心的“画绣”，或曰“闺阁绣”。“山水分远近之趣，楼阁得深邃之体，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，花鸟极绰约亲昵之态”，其逼真传神之状，较之画中佳作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从一开始，苏绣就是情感的载体，作为配饰，苏绣饰品流行于风俗时尚中。正是：“小小荷包，双丝双线挑，妹绣荷包挂郎腰……”曾几何时，苏州姑娘出嫁之前，必须亲自绣好成套的陪嫁绣品，才能出嫁成婚。结婚当天，新娘穿上绣有凤凰牡丹图案的花衣、花裙和绣有秀丽高雅的梅花图案或双喜字样的绣花鞋，甚是喜庆、华美。喜堂所用的堂幔、桌围、椅披都是刺绣品；新床四周系上刺绣床围，床上铺满了绣花被、绣花枕头；洞房或卧室内的挂件也多是刺绣精品。那时，苏州的“绣线巷”，聚集了为数众多专门为刺绣制作花线的作坊。这些作坊能染制八九十种色泽的花线，加上每色区分各种深浅层次，合计能达700余种，堪称万紫千红，各色俱全。那些绣艺有成、各怀绝活的苏州“绣娘”呢？她们作为大家

闺秀的刺绣教习，以传授技艺为业，助待字闺中的丽人有朝一日成为心灵手巧、受人瞩目的新娘。

明末清初，苏绣的风格、技法日臻完美：“用色和谐文静，不露生硬跳动痕迹；行针均匀熨帖，毫无参差错漏之处。”晚清贵族德龄公主《回忆录》记载，慈禧太后用大量刺绣品来装饰和打扮自己。皇宫中专门有一处地方供刺绣宫女居住，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丝绣工场，宫女们从养蚕缫丝开始，到染线、设计绘作等流程，一应俱全。年龄大而有经验的宫女专门设计、绘画，几乎每天可设计出一两套服饰交绣作的宫女绣制；完成后就送到慈禧太后处以备使用。绣作的方法有很多，单鞋子一项就有高绣、平金、挑花、穿珠、绣中夹珠等多种绣法。连太后洗澡用的浴巾都绣着金黄色的团龙。

关于苏绣之神采，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，名唤慧娘……凡这屏上所绣的花卉，皆仿的是唐、宋、元、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。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，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；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，或诗词歌赋不一，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，且字迹勾踢转折，轻重连断，皆与笔草无异……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，曹雪芹借一位民间苏绣大师慧娘所绣的璎珞，道出了苏绣的精妙、苏绣的绝伦、苏绣的神韵。

至近现代，苏绣艺术由摹仿到写真到写意，艺术特色显

山显水，单面也好，双面也罢，都呈现出图案秀丽、色彩和谐、线条明快、针法活泼、绣工精细的特点，与湘绣的豪放、蜀绣的疏朗、粤绣的华丽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一件称心的苏绣，定然会图案秀美，做工精细，色彩典雅，寓意深远。而江南水乡苏州，正是因了苏绣的存在，才益发显得灵秀雅致、情态婉约、烂漫多姿。就像诗中描写的一样：“每一个针孔，都是水乡的桥洞；每一回穿梭，都带出山光

水色，花鸟虫鱼。一根细细的线，拉出去，就注定了，杏花烟雨江南，这销魂蚀骨的美丽。”

如果有机缘，让你站在一件苏绣作品面前，我相信，无论是人物肖像、山水风景、动物花卉、怡情静物，还是平绣、打籽秀、彩锦绣、精微绣、仿真绣、乱针绣、双面绣，都会各以各的姿容、各以各的情态、各以各的表现，让你眼前一亮、沉醉其中，然后心生向往、流连徘徊，直至感叹再三、不忍离去。



惊鸿

「打道光」

人民视觉

我与城

■沈治鹏

林芝古称工布，藏语意为“太阳的宝座”。这次我旅居林芝，几乎天天见雨。虽说雨水天天有，阳光却充沛得很。没有雨的间歇，风起云涌，云朵飞渡，太阳会或短或长露露脸，安抚苍生：宝座在，我就在。

雨一住，河堤上的人就川流不息。人们仿佛摸透了老天的脾气，雨后的天光云影，使尼洋河更妩媚，让青山更俊俏。环顾群山，席地而坐，白云绕山，河水清澈，在飞云空隙处，天空探出湛蓝的头来一笑。云随风移，一束阳光如追光灯，一个不漏，挨个让青山亮相。

风是太阳的追慕者，高原

紫外线强烈，迅速收走草上的水珠，青青河边草一碧如洗。这时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有草坪的地方，人们会东一处西一处随地或坐或卧，仿佛接到了太阳的指令。有的三五好友围坐一团，铺开骰子工具，来一场吼声震天的藏式游戏；有的亲朋好友如约而至，在草坪上摆满点心零食，人人一杯酥油茶，好不惬意；有的带着小孩，或婆孙或母女，在草坪上玩耍嬉戏；独自躺着的，要么默默看着手机，要么静静地与天空对视；依偎的情侣或并肩的夫妇，则在偏僻处打情骂俏、窃窃私语。

第一次遇见这种景象，我先是惊讶，继而喜悦，然后想起一句诗：“为了太阳，我才来到

这个世界。”

藏族同胞敬畏高山，崇敬湖河，依恋绿草，眷恋白云，崇拜太阳。太阳、高山、湖河、白云、草原，早已融入他们血脉。他们对大自然由衷地敬爱，令人动容。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肢体语言，诠释了此处不仅是“太阳的宝座”，更是他们的家园。

如果说空旷的野外让人无拘无束，那么，入住城市的藏族同胞，纵然面对钢筋水泥，仍怀着敬仰自然的心。他们来自草原，祖祖辈辈以天为被以地为床，草地和阳光，已植入每代人的基因。

我住在小区二楼。只要没下雨，在小区绿化带里总能见

到老人和小孩的身影。若是阳光充足，或是烈日当空，家家户户便会纷纷拿出各式各样的垫子，铺在草坪上。大人或坐或躺，孩子们则嬉戏打滚，尽情享受阳光的温暖，呼吸青草的芳香。若是家里来了客人，人们更是把草坪当作客厅，铺垫子、搭帐篷，吃的喝的一应俱全，摆满一地。大人们有说有笑，孩子们欢天喜地，那其乐融融的情景，仿佛回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。

有那么一刻，我冲动得想直奔楼下，加入这个以太阳为伍的群体。然而理智告诉我，自己一身凡尘，浸满了城市的喧嚣，哪里承袭得到草原之芬芳、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。只见他们

黝黑的脸庞，像一粒粒饱满的青稞，在太阳下泛着光芒。

信步来到尼洋河畔，河风拂面。奔涌而来的尼洋河水，流光溢彩。四顾，群山盘坐；头顶，鸟儿盘旋；天空，白云悠悠。坐在河滩上，我顿觉自己如此渺小。

拾起一枚鹅卵石，它的温润叫我惊奇。望不到边的鹅卵石滩默默无语。这些坚硬无比的石头啊，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如此坚定而又如此温柔地躺在这里？

太阳照在尼洋河上，奔腾千年的河水汨汨有声，它似乎在描述着遵循自然的苍生，不断生发出万物相依的故事；又似乎在对我悄声说道：“太阳的宝座安放在此的缘由，是天地之间的秘密。”

自在林芝